

续补
古龙作品集

珍藏本

龍出

怒劍狂花
下



7.5
5:70

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恩劍狂花
下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(粤)新登字 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怒剑狂花/古龙著

(续补古龙作品集)

ISBN7—80607—183—0/I·122 ¥28

I. 怒…

II. 古…

III. 小说—武侠—当代

IV. I 247.58

怒剑狂花(上下册)

© 古龙著

策 划: 罗立群

责任编辑: 罗立群

装帧设计: 吕唯唯 李宁平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电 话: 3331403 邮政编码: 519015

地 址: 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 4 层

印 刷: 广东惠阳印刷厂 邮政编码: 516001

开 本: 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18.375 字数 390 千字

版 次: 1998 年 1 月第 1 版

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 20001—30000 册

定 价: 28 元(精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第七章 女人的年龄

—

大部分的人都被阻于河岸之外，但是在神剑山庄门口的人也不少，他们都呆住了

像林若英一样的呆住了。

他们都看见了那把剑，一把很平凡的剑，没有什么特别起眼的地方。

只是谁也没有看见白天羽的出手。

在决斗中砍断对方的兵刃，那是太普通了，断剑更是司空见惯的事。

但是林若英的这一把剑不是普通的凡铁，它是一把很有名的剑，传了数代，一直由最高长老使用。虽然没有刻上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的字，但也差不多就有这个意思了。

现在这把剑居然被人毁了。

它似乎是被毁于一种神剑魔法之下，因为这是人力做不到的事，就算一个铸剑的名匠，把一把剑投入冶炉重铸，也无法把剑一分为二。

但白天羽做到了。

△△△

△△△

林若英终于清醒了过来，他看着地上残剑，轻轻的叹了口气。

“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会怕成这个样子了。”他说：“我终于也看见了那一剑。”

“林施主，可曾看清他的出手？”弃恨上人立即问。

“没有。”林若英摇摇头：“我先前只看见他的剑，没有看到他的人，等我看到他的人时，剑已不在手。”

他接着又解释：“那种感觉就好像剑归剑，人归人，两者都没有关系似的。”

众人一惊，紫阳道长问：“林施主，你当真是这种感觉？”

“你们自己又不是没尝过这种滋味，何必还来问我呢？”

“不，林施主。”弃恨上人叹了口气：“老衲等人以前所尝到的滋味比施主奇厉多了，剑未临身，即已动气迫体，砭肌如割，若非谢大侠及时施以援手，挡开了那一剑。”

他摇摇头，又说：“老衲等四人与令师就都已分身为十片了，那实在是一把很可怕的魔剑。”

“不错，那把剑初看并没有什么，可是一旦到它的主

人施展出那一招魔式时，就会出现一股妖异之气，使人为之迷惑。”

“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，也什么都没有看到。”林若英说：“我只看到那把剑向我逼来，然后就突然变成他的人站在我面前。”

他看着紫阳道长，又说：“至于我的剑是如何被劈成两半的，我一点都不知道，更没有你们那种奇异的感觉，也许是白天羽的造诣还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个人高，也没有那么可怕。”

“不，施主错了。”弃恨上人又摇头：“白天羽的造诣已经比那个人高了，也更可怕了，因为他已能役剑，而不是为剑所役了。”

二

什么是为剑所役？

剑即是人，人即是剑，人与剑不分，剑感受人的杀性，人禀赋了剑的戾性，人变成了剑的奴隶，剑变成了人的灵魂。

剑本身就是凶器，而那一把剑更是凶中至凶之器。

剑即是我，我仍是我。

剑是人手臂上的延伸，是心中的意力而表现在外的实体，故而我心中要破坏哪一样东西，破坏到什么样的程度，剑就可以为我完成。

人是剑的灵魂，剑是人的奴隶。

△△△

△△△

这两种意境代表了两个造诣的境界。

高下自分，谁都可以看得出的，只是有一点不易为人所深知的，那就是人与剑之间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存在。

剑是凶器，人纵不凶，但是多少也会受到感染。

剑的本身虽是死的，但是它却能给握住它的人一种无形的影响。

这种影响有时也成为具体的感受，就像是一块烧红的铁，靠近它就会感到它的热，握住它就会被它烧得皮焦肉枯。

“春雨”是剑中之魔，魔中至宝。因为它具有了魔性，谁拥有它，谁就会感受它的魔性，而具有魔性。

唯大智大慧者除外。

唯至情至性者除外。

△△△

△△△

每个人的脸上都泛起了一种畏惧的神色。

他们的恐惧是有理由的。

照林若英的叙述，白天羽的造诣已经到了剑为人役的境界，天下就无人能克制他了。

弃恨上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问谢掌柜：“谢先生，以你的看法三少爷的神剑是否能克制白天羽的剑？”

“十年以前，在下可以肯定的说一句话——不能。”谢

先生说：“但是这十年来，家主人的成就也到了无以测度的境界，因此在下只有说知道了。”

这等于是一句废话，一句使人听了更为忧烦的废话。

但是也提供了一点线索，现在的谢晓峰如何无人可知，十年前的谢晓峰却是大家都知道的。

他的剑上的造诣，已经到了令人骇异的境界，可是谢先生却说还不如此时的白天羽。

三

五大首席长老来的时候很神气，坐上了谢家的新船，像是贵宾一般的被迎入山庄，但走的时候却很狼狈。

虽然他们仍然是乘坐那条豪华的新船，仍然有谢先生作伴相陪，但是那罗列在两旁的年轻仪仗却都撤走了，而且还是在他们没有登船之前撤走的。

这个意思很明显，那仪仗队不是为欢迎他们而摆出来的，只是碰巧被他们适逢其会遇上了而已。

这使得他们原本沮丧的脸上，更添了一份惭色，尤其是船抵对岸，接触到那许多江湖人投来的诧异而不解的眼光时，更有无地自容的感觉。

他们虽然在神剑山庄饱受奚落，但在那些江湖人的心目中，地位仍是崇高而神圣的。

所以没有人敢上来问问他们，究竟在对岸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而且大家最关切的一件事仍是——

白天羽和谢晓峰之战如何了？

好在还有谢先生送他们过来，而谢先生在江湖上，一向是以和气及人缘好而出名的。

所以已经有人向谢先生走了过去，而且准备打招呼了。

谢先生虽然平易近人，但是能够跟他攀上点关系的，多少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人。

有个人叫陈卓英，是一家不大不小的镖局的总镖头，所以他总算也有点不大不小的名气了。

除了这点凭仗外，他还有一点靠得住不会丢脸的是谢先生跟他还有过一点香火情，有次路过他镖局所在的那个县城时，曾经接受过他的款待，作了一天的客。

因此陈卓英觉得这正是要表现一下他交情的时候，谢先生却已先看见他了，而且不等他开口，就先招呼：“卓英兄，失迎，失迎。”谢先生笑着说：“大驾光临，也不先通知兄弟一声，实在是太抱歉了。”

当着这么多的人，如此亲切的招呼，使得陈卓英感动得几乎流下了眼泪，谢先生这样子亲密的对待他，使得他在人群中的地位突然增高了起来。

他已经决定，以后就是谢先生要他去死，他也会毫不犹豫的立刻去死的。

——江湖中人的满腔热血，只卖与识家。

所以当陈卓英张口结舌，激动得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谢先生又笑着说：“卓英兄如果是来看敝上与白天羽决斗，恐怕就要失望了，这一仗也许打不起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白公子已经和我家小姐交上了朋友，谈笑正欢。”

“那么关于决斗之事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，他们没谈起。”谢先生笑笑：“不过白公子如果真的跟我们小姐成了好友，总不好意思再找她的老太爷去比剑吧？”

△△△ △△△

谢先生的说明虽然并没有告诉什么，对白天羽和谢晓峰的决斗也只发表了他自己个人的猜测。

猜测当然不能算是答案，但是谢先生的猜测却已经等于是答案了，因为谢先生是神剑山庄的总管。

因为谢先生在江湖上具有一言九鼎的力量，如果没有相当的把握，即使是揣摸之词，也不会轻易出口的。

因此，这几乎已经是答案了。

一听到谢先生的话，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叹息，似乎是惋惜、又似乎是高兴。

他们虽是千里迢迢跑来赶这场热闹的，但似乎也并不希望看见这一战的结果，无论是谁胜谁败。

谢晓峰是大家心目中的神，一个至高无上的剑手，一种荣誉的象征。

自然没有人希望心中的神倒了下来。

白天羽是一些人心中的偶像，尤其是年轻人与女人的心中，他那突然而崛起的光芒，他那充满了浪漫情调的做事方法，他那种突破传统的，对那些老一代的，成名的宗师之挑战与傲视，在年轻一代的心中掀起了冲击的共鸣。

因此，他们也不愿意白天羽被打倒。

这个答案虽然不够刺激，却是皆大欢喜，使得每一个人都满意的离去。

四

一根细竹竿绑着一把油纸伞，插在沙滩上，挡住了那微微细雨。

弹三弦的老人依旧面对大海弹着三弦。

古老、低沉、哀怨的弦声，从老人的手指间流了出来。

细雨淋不到老人，却打湿了站在老人身旁的纤细女子。

她仍然用那柔柔的眼神看着老人，静听他那凄凉的三弦声。

“五大门派又重聚在一起了吗？”老人忽然开口问。

“是的。”女子轻声回答：“为了白天羽剑上那句诗。”

“小楼一夜听春雨。”老人缓缓的念着。

“依你看白天羽是否能胜了谢晓峰？”

“不能。”老人淡淡的说：“谢晓峰神剑誉满天下，又岂是偶然的，近年来又深居简出，养气修性，他的剑已经到了无迹可寻的境界，相信燕十三再使出那一剑，也奈何不了他了。”

“那么这一战，白天羽是输定了？”

“未必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白天羽和谢晓峰都是不出世的奇人，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又岂是平常人所能预料得到的。”老人说：“不过他们两人胜与败，对我们的计划都没有什么影响。”

“任飘伶没有跟去。”女子说：“他还留在济南城里。”

“这正是我希望的。”老人冷笑：“这场戏他在场，还真无法演下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老人笑了笑。“这其中的奥妙，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得清的，等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”

老人终于回头看着她。“你也得回去，这个计划中当然也少不了你的。”

“是。”

三弦又响，老人又沉醉在那凄艳、哀愁的世界里，纤细女子又用那柔柔的眼光看了老人一眼，然后才无可奈何的回身离去。

△△△

△△△

“白公子已经和我们家小姐成了好朋友。”

这是谢掌柜向大家宣布的事实，似乎是无人否认的事实，五大门派的长老虽然在白天羽那儿受了一番奚落，但也没有否认这个事实。

他们亲眼看着谢小玉拉着白天羽的手进入山庄，两个人之间似乎已很亲密。

实际的情形呢？

恐怕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简单。

△△△

△△△

调小玉是个很美、很美的女孩子，男人在她一笑之下，似乎就很难拒绝她提出的任何要求了。

如果是跟她手拉着手，并肩而行，哪怕前面是一个火山口，男人们也会不皱一下眉头的跳下去。

白天羽呢？他是不是也无法拒绝她的要求，是不是也不皱一下眉头的跳下去？

五

当侍者送上了酒菜，两个人浅饮了三杯之后，谢小玉的眼波如醉，渐渐散发出她女性的魅力，白天羽反而感到意兴索然了。

谢小玉挥了挥手摇退了侍儿，为他斟上第四盅酒，然后把身子半倚在他的胸前，银铃般笑着说：“来，我们再喝一杯。”

在以前，哪怕这是一杯毒药也没有人会拒绝的，可是白天羽却冷冷的推开了她的身子，也冷冷的推开了那杯酒。

“三杯是礼数。”白天羽淡淡的说：“第四杯就太多了。”

谢小玉微微一怔。这是她第一次被人从身边推开的，而且是被一个男人。

她来到神剑山庄之后，不知有多少青年侠客武士在神剑山庄作客，为了她色授魂与，甚至于为了争夺替她拾起

一块附地的手绢，两个男人可以拔剑相向，拼个死活。

而此刻，她却被人推了出来，这使她相当难堪，但也给了她一种新奇的刺激。

——女人岂非总是喜欢新鲜刺激的事？

这个男人居然能拒绝她的殷勤，她一定要征服他不可，如此她立即又笑了笑。“白大哥，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？”

“你我之间没有这份交情。”白天羽毫无感情的说：“而且我从不为情面而喝酒。”

话相当无情，等于是一巴掌掴在她的脸上，也把她的笑容打僵了，也使她感到一种从未有的屈辱，她眼圈一红，泪珠已盈眶，可怜兮兮的看着白天羽。

这种神态、这种娇柔，纵使是铁石人也会软化的。

但白天羽却不是铁石人，他是个心肠比铁石更硬的人，因此他反而现出了厌恶的神情。

“谢小姐，如果你要卖弄风情，年纪太轻了，但是要嚎哭撒娇，年纪又太大了。”白天羽说：“一个女人最令人讨厌的，就是做不合自己年龄的事。”

谢小玉的眼泪本来是快要流下来了，被他这句话又说得了回去，她很快的用袖子擦了擦眼角，立即又笑着说：“白大哥真会说笑话。”

她神态转变之快，反而令白天羽愕然了。

一个人的态度神情能刹那间作如此快的转变，尤其是一个女人，那至少也要在风尘中打滚十年。

白天羽重新打量了谢小玉，在她的脸上已经找不到一

丝愠色，一丝委屈。

△△△

△△△

“白大哥真会说笑话。”

这是一句很平常的话，但是若非在人海中历尽了沧桑的风尘女子，就很难在那种情形下，运用上这句话。

把一切的尴尬，用一句话轻轻的都带过了，这已不是说话了，而是艺术了。

白天羽盯着她忍不住问：“你几岁了？”

“天下最不可靠的话，就是女人口中的年龄。”谢小玉笑了笑：“年轻的时候，就希望自己成熟一点，每次报岁，总是会多报个一两岁，而等到她真正的成熟时，却又怕自己太快老去，这时她报的岁数，一定是少一两岁。”

她顿了顿，看看白天羽，才又接着说：“等到她已经真正老去时，少报的岁数就更多了，到后来连她自己也不清自己的岁数了。”

“总有一个岁数是她自己满意的吧？”

“那当然，所以大部分的女人都活在十九到二十一岁之间，在这以前是一年长两岁，在这以后是今年加一岁，明年减一岁。”她笑着说：“所以我如果去年告诉你是十九岁的话，今年是二十岁，如果去年告诉你是二十岁，那么今年就是十九岁了。”

“我们去年没见面，所以我不知你几岁。”白天羽觉得她的慧黠之处，颇为动人。

“那也没太大关系，反正不是十九就是二十。”谢小玉笑笑：“你只要不算成二十二岁，我都不会生气的。”

“好。”白天羽叹了口气：“算我没问。”

“本来就是嘛。”谢小玉翻了翻眼珠。“白大哥又不像个傻子，怎么会问这些傻问题呢？”

她的确很能够了解男人，在柔媚与妖弱两种手段都失败了之后，立即又换上第三种面目来。

她之所以这样，那是白天羽的一句话提醒了她——

“卖弄风情，你年纪太小，嚎哭撒娇，你年纪又太大了。”

就是这句话，她立刻知道自己在白天羽眼中是一种什么样身份与印象了，同时也知道他所欣赏的是哪一种女人。

她是怪自己糊涂，作了那么多错误的尝试，其实白天羽所欣赏的女人，她应该心中早就有个底子了。

在大门口，就是因为她笑谑漫骂，把五大门派的长老嘲弄个够，才赢得了白天羽的友谊和信任。

很少有男人会喜欢尖刻泼辣的女人，但白天羽偏就是少数男人之一。

谢小玉的兴趣提高了，她要从事一项新的尝试，试图征服这个男人。

不过她也有点惶恐，在她的经验里，她从没有尝试过这一类的角色，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已不给她机会了。

“谢小姐，现在可以去请令尊出来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她一怔：“你还是要找家父决斗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淡淡的说：“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。”

谢小玉的脑子里不知动了多少转，想了多少法子，但

最后都放弃了，她已不知用什么方法去阻止这一场决斗，她只有轻声的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要救我？”

“因为我认为你不该死。”

“如果我该死呢？”

“那么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不是谢晓峰的女儿。”白天羽看着她，淡淡的说：“我一定不会饶过你的。”

谢小玉伸了伸舌头，俏皮的说：“我一定要随时提醒自己。”

“那么你就别做那些自以为聪明而又令我讨厌的事。”

“白大哥，我实在不知道你讨厌什么事？”

“我最讨厌的就是不守本份的女人，以及想插手到男人之间的女人。”

“白大哥，你误会了。”谢小玉歉然一笑：“我无意要阻止你跟家父的决斗，好坏也不是我能阻拦得了的，就正如我无法把家父请出来一样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不知道他此刻是否在家？”

“什么？”白天羽一怔：“刚才你不是说——”

“不错，不久之前我见过家父，跟他谈过几句话，可是他对决斗的事并没有表示过什么，既不说接受，也没有拒绝。”

她看见白天羽的脸色已变了，立即又说：“这件事我实在无法代家父决定什么，唯一的办法，只有带你去找他，看他是什么个意思。”